



## 充滿力量的「女力爆發」—— 《北宋志傳》、《楊家將演義》的穆桂英與楊門女將

■ 許媛婷

歷史上，提到女性上戰場殺敵的代表性人物，大部分人會直覺想到「花木蘭」。雖經後代學者探根究底，最新研究推測五世紀時的花木蘭應非漢人血統，更有可能是民族性剝悍勇猛的北魏鮮卑拓跋部人，既使如此，後世依舊傳誦不絕。<sup>1</sup>事實上，除了花木蘭之外，傳說出現在十世紀宋遼戰場上的女子「穆桂英」，則更為人津津樂道。因為由她所帶動的女性力量，並非是單獨的「一」，而是凝聚而成的「一群」（楊門女將）。此種出自小說家筆下的「女力爆發」，有其真實性，但有更多的想像成份。本文嘗試理解，在這個女力故事源起與發展下，對現代的我們又將帶來何種啟發？

## 從十世紀的宋遼大戰說起

歷史上的宋遼大戰，引起後世討論激烈的戰爭之一，當以979年開始，宋太宗趙炅（本名趙匡義，又名趙光義，939-997）興兵滅掉北漢（951-979），趁勝追擊，北伐契丹（遼國），此後開啓戰爭模式，大小戰役不斷；直至1004年，宋、遼訂定「澶淵之盟」，約定以白溝河爲界，互不侵犯爲止。<sup>2</sup> 這段長達25年的戰史，雙方互有勝敗消長。遼朝在景宗耶律賢（948-982）及聖宗耶律隆緒（972-1031，982-1031在位）發號施令下，遼軍有韓德讓（941-1011）、耶律休哥（?-998）、耶律斜軫（?-999）等數名猛將，不僅得以有效抵擋宋軍攻勢，差點活捉宋太宗，不過

後來被號稱「楊無敵」的楊業（929-986）救出，而功虧一簣。

自北漢以來，被宋、遼人稱譽的「楊無敵」（楊業）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歷史上的楊業，又名楊繼業，本名楊重貴。他自幼追隨北漢世祖劉崇（895-954，951-954在位），盡心效力，被賜姓劉。其後北漢爲宋所滅，宋太宗招降劉業，恢復他楊氏本姓，命其擔任左領軍衛大將軍、鄭州防禦使，委以重任。980年，楊業驍勇善戰，在雁門關一役擊敗十萬遼軍。此後，契丹人害怕楊業的程度，幾乎每見楊業軍隊旌旗，便立即退兵，不敢與他正面交戰。<sup>3</sup>（圖1）

楊業身爲北漢降將，入宋未滿一年便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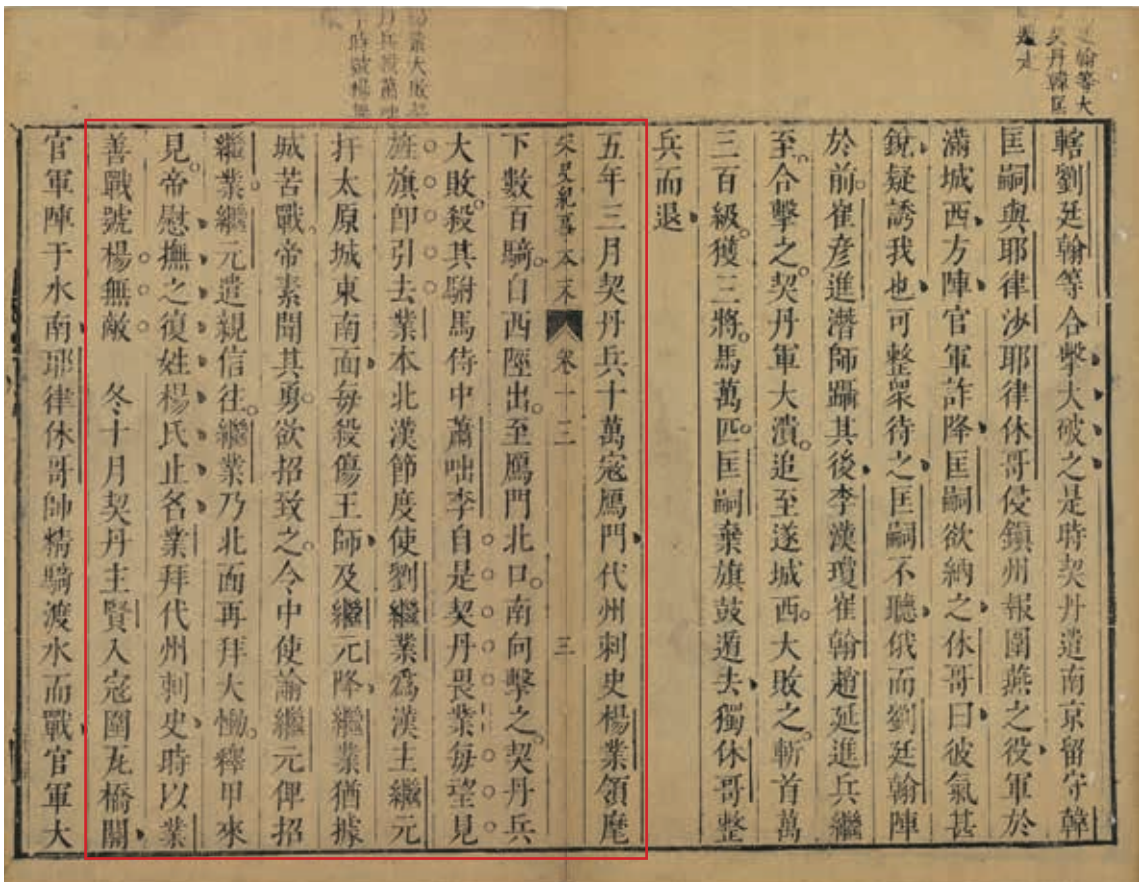


圖1 明 馮琦撰 《宋史紀事本末》 明末葉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203.251 02005



大功，聲名大噪，也招來主帥忌妒與同僚冷眼，或許種下日後戰役未獲援兵的主因。<sup>4</sup>此外，太宗對楊業雖信任，但仍有強烈不安感，於是採取「將從中御」做法，派遣親信監軍王侁（?-994）到前線監督將領們的一舉一動，同時在京城以遠端遙控方式下達指令。

此種「將從中御」的做法，為楊業及前線將士帶來莫大危機，進而導致令人遺憾的一場戰役。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利用遼景宗過世未久，年僅 12 歲登基的遼聖宗耶律隆緒，在位僅三年，朝政還在母后蕭太后（953-1009）主持下，宋太宗便以收復幽州為由，北伐遼國。這場史稱「雍熙北伐」戰爭，雙方將士死傷無數，甚至導致楊業戰死沙場。<sup>5</sup>

楊業衝命領兵抗遼，得不到監軍王侁支持；又遇主帥潘美（925-991）反悔，未在陳家谷口支援，以致楊業終被遼人所俘，絕食三日而死。（小說寫撞李陵碑而死，圖 2）戰爭從開始到結束，過程令人悲憤，且太過戲劇性，所以後世文人將這段歷史改寫成小說時，便成為可以大大發揮的最佳題材。小說增添部分人物與故事情節，楊業成了小說家筆下的「楊令公」，又「創造」出下一節討論的「穆桂英與楊門女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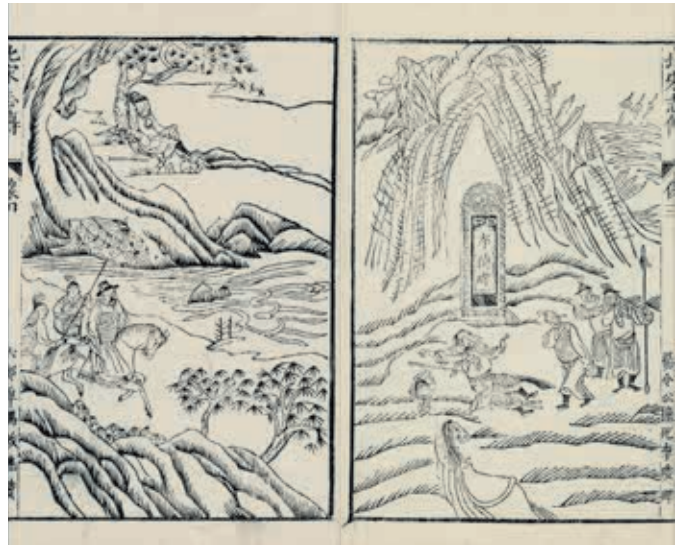


圖 2 明 玉茗堂主人編《新鐫玉茗堂批評按鑑參補南北宋志傳·楊令公撞死李陵碑》 清鴻文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善書 000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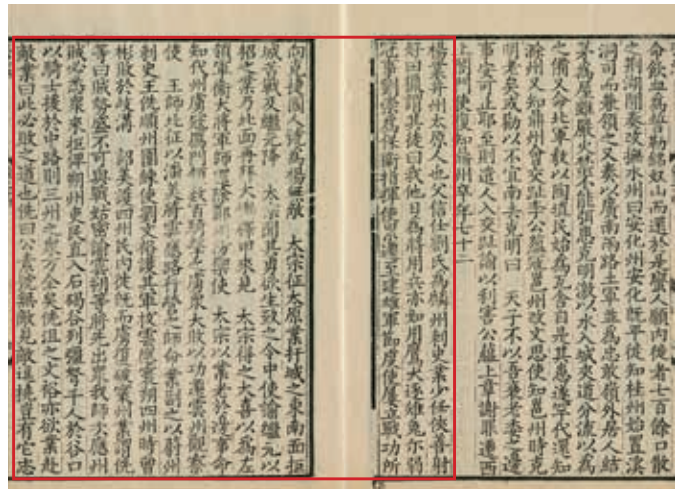


圖 4 宋 王雱《東都事略·楊業傳》 清蘇州寶華堂覆宋紹熙間眉山程舍人宅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2795

## 穆桂英與楊門女將何時被「創造」出來？

楊業及家族子孫事蹟，在北宋史學家歐陽修（1007-1072）1051 年〈供備庫副使楊君（按：楊琪）墓誌銘〉一文筆下，確立了楊業及其子楊延昭（958-1014）的英勇傳聞：「君（此指楊琪）之伯祖繼業，太宗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

其智勇號稱無敵。」<sup>6</sup>楊繼業（楊業）是楊琪伯祖，又是楊延昭父親。換言之，以楊業為首的祖孫三代關係，分別是楊業—楊延昭—楊文廣；楊琪是旁支的姪孫輩，是跟楊文廣（999-1074）同一輩份的堂兄弟。這是一群驍勇善戰，在戰場上立下汗馬功勞，最終為國犧牲的「楊家將」。（圖 3）





圖3 楊家將 山東平度年畫 國家圖書館藏 年畫 0964



圖5 明 黃希周等撰 《閩範·木蘭女》 明萬曆間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05867





圖 6 元 不著撰人《元曲選·謝金吾詐拆清風府雜劇》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吳興藏氏雕蟲館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407.222 15166

此外，北宋文人蘇頌（1020-1101）、梅堯臣（1002-1060）都曾寫詩讚揚過楊業事蹟；南宋王稱（一作偁）《東都事略》（圖 4）、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1253）、元朝丞相脫脫《宋史·楊業傳》等記載楊業、楊延昭父子，到孫子楊文廣，只著重在猛將強兵的男性角色，跟今日聽到以穆桂英，或十二寡婦等女將為主的「楊門女將」，顯有不同。究其根底，從陽剛男將到強調一群女將的轉變，跟明萬曆年間（1573-1620）通俗小說發展有莫大關係。

回溯宋以前歷史，女性奔赴戰場，並享有赫赫戰功者，除商朝國君武丁（？～前 1192）妻子「婦好」之外；就屬北朝詩歌〈木蘭辭〉「花木蘭」最為人熟知（圖 5）；另外，還有南宋高宗抗金名將韓世忠（1089-1151）夫人「梁氏」（後世作梁紅玉，1102-1135）。1130 年宋金對戰，梁紅玉身先士卒，親執桴鼓（戰鼓，古代作戰以桴擊鼓進軍），指揮作戰，鼓舞士氣。<sup>7</sup>然不論是婦好、花木蘭、或梁紅玉，都是歷史或文學人物，或經後人考古其征戰事蹟。與楊家祖孫三代有關的楊業妻余太君、孫媳穆桂英或其他女將，則充滿想像空間。



圖 7 明 熊大木撰《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誌傳》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請求番號：308-0247-0001 簿 取自該館網站：<https://reurl.cc/11zbN9>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圖 8 明 湯顯祖批評《新鐫玉茗堂批評按鑑參補北宋志傳》 明萬曆戊午（四十六年，1618）刊本 國家圖書館藏 310.23 086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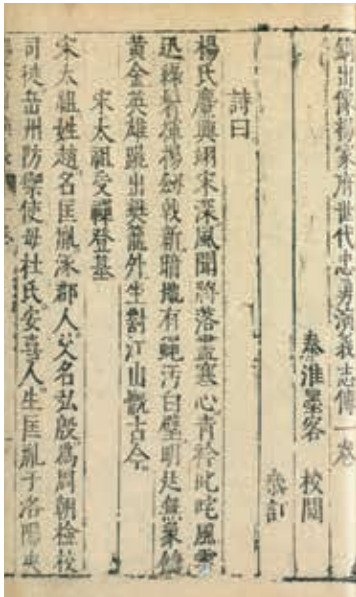


圖 9 明 秦淮墨客撰《竊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 明萬曆丙午（三十四年，1606）天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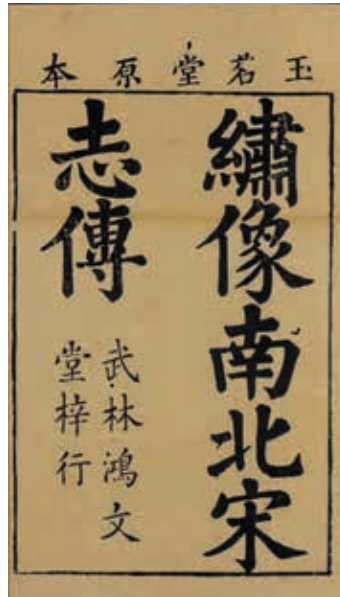


圖 10 明 玉茗堂主人編《新鐫玉茗堂批評按鑑參補南北宋志傳》 清鴻文堂刻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善 000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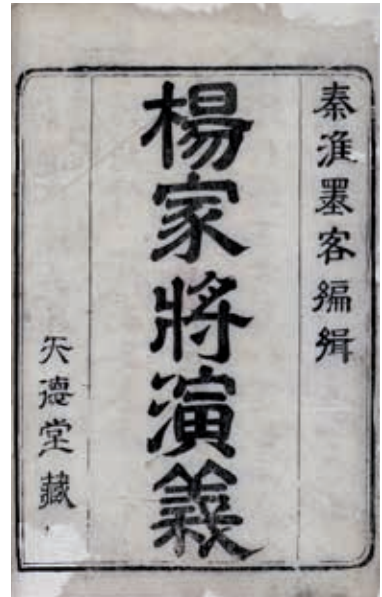


圖 11 明 秦淮墨客撰《竊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 明萬曆三十四年天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160

學界對佘太君是否真有其人，向來有兩派說法：一派認為史書未見，但歷史上可能有這號人物，主張按清乾隆年間（1736-1795）《保德州志》所記：「折太君，宋永安軍節度使鎮府州折德辰女，代州刺史楊業妻，性警敏，嘗佐業立戰功。」<sup>8</sup>意指佘太君就是折太君。因為「西北人讀折音如蛇，故稗官家作佘太君。」<sup>9</sup>以此合理化佘為折字的音轉（或音誤），間接證實確有其人。然佘太君若真為府州（今陝西）折氏家族所出，其先祖很可能為鮮卑族拓跋部后裔，折氏為融入党項族的武將世家，世居邊地防守，家族不論男女皆英勇善戰。<sup>10</sup>

另一派認為佘太君未見史書，最早出現在元代戲曲〈昊天塔孟良盜骨〉、無名氏〈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可說是民間劇作家創造出來的。以〈謝金吾詐拆清風府〉為例，遼國蕭太后派奸細化名王欽（一作王欽若，人稱王樞密），並以

左腳心刺「賀驢兒」為暗號，潛入朝廷，欲迫害楊家。王欽命女婿謝金吾藉故拆除楊家清風府，佘太君出面抵擋，反被謝金吾推下臺階。（圖 6）這派學者認為戲曲提到佘太君，更有可能是另一位豐州刺史王承美之妻移花接木而來；再者《保德州志》成書於十八世紀，距離楊業相隔八百年之久，真實性恐不高。<sup>11</sup>

至於穆桂英及楊門女將何時被創造出來？此點學界倒有一致共識，也就是約在十六、七世紀，（傳）熊大木（1506-1578）撰、陳繼儒（1558-1639）編評《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誌傳》（圖 7）；此書後有研石山樵訂正、織里畸人校閱《新鐫玉茗堂批評按鑑參補北宋志傳》（1618）（圖 8）；以及託名為秦淮墨客（紀振倫）校刊《竊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1606）（圖 9）才出現大量文字描述及戲份。<sup>12</sup>

上述兩部演義通俗小說，發展歷程複雜，

故事重心及主線各有不同，歷來研究者多針對不同版本、人物或情節加以比對。<sup>13</sup>然本文不打算重覆探討，而是希望瞭解何種時代背景下會「創造」這群充滿女性力量的女將，以及她們呈現出來的女性特質帶給我們的啟發。

## 十六、七世紀小說家筆下的「楊門女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鴻文堂刻本《新鐫玉茗堂批評按鑑參補南北宋志傳》是將《南宋志傳》和《北宋志傳》合刊，簡稱《南北宋志傳》，而集中描述楊家將故事為《北宋志傳》（圖 10）；另有紀振倫校刊《鐫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簡稱《楊家府演義》或《楊家將演義》<sup>14</sup>（圖 11）上述兩部小說，是目前流行最廣關於楊家將、穆桂英及楊門女將的演義小說。前者《北宋志傳》書名強調「按鑑」，意指以史為鑑，著重歷史背景的真實性；後者《楊家將演義》則強化神魔玄秘、忠奸對立，充滿小說想像的創造性。

小說主角及情節稍有不同，本文希望兼重兩書，擇取相同情節交叉敘述。<sup>15</sup>《北宋志傳》時間軸較早，從北漢主屏除忠臣講起，至於《楊家將演義》則是從宋太祖趙匡胤（927-976）登基開始。楊業、佘太君這對老夫妻（號令公、令婆），佘太君育有七子二女，六子延昭（小說稱楊六郎）、孫楊宗保（史上無此人）、曾孫楊文廣<sup>16</sup>（史上為楊業孫子，但在小說中被往下降了一代，成為曾孫）這些男主角為故事主線。為與正史有別，作者刻意創造虛擬人物楊宗保（楊六郎之子），再創造「木閣寨主之女木桂英」（清朝以後改作「穆柯寨主穆羽之女穆桂英」，且流行迄今，本文以穆桂英稱之），並為楊宗保、穆桂英這對亂世佳人設計一場驚天動地的「大破天門陣」情節。（圖 12、13）

## 一、大破天門陣

故事描寫楊宗保奉命前往穆柯寨索取「降龍木」，欲破遼人布下的七十二座天門陣。被寨主之女穆桂英攔下，兩人交戰十數回合，穆桂英佯裝敗逃，楊宗保緊追在後。不料桂英一個抽身轉回，拉弓暗射一箭，射中宗保座騎。宗保落馬，被桂英活捉。桂英見宗保「生得眉目清秀，齒白唇紅，言詞激烈。」心想：「若得此子匹配，亦不枉生塵世。」於是叫身邊小嘍囉替她轉達欲跟宗保共結連理。宗保為得降龍木，假意成親。桂英大喜，當晚設下婚宴。隔日親將宗保送至山下，並承諾親送降龍木至大宋軍營。宗保臨別囑咐桂英：「我倘遇難，請救應，幸勿推辭。」

楊宗保回營，以穆桂英「強逼成親，只得允從」為由，向父親楊六郎請罪。六郎大罵，將宗保囚禁軍中。宗保受盡委屈，告訴身旁隨從孟良代他向桂英索求降龍木，並說：「桂英甚好才能，得她來相助，大有利益。汝今再往見之，一者求木，二者叫來助吾出陣。」其後，孟良索求不得，只好偷取降龍木，引來穆桂英到宋營叫陣。楊六郎出陣，又同樣遭到穆桂英以擒下楊宗保的回馬射箭招，以致落馬被擒。後來桂英得知楊六郎原來是未來公公，立刻放人。（圖 14）最終在楊令婆主持下，認同這位孫媳婦。

穆桂英發揮帶兵才智，與楊宗保共破天門陣，屢屢救下身陷險地的楊令婆、七姐、八娘、九妹，以及待產的柴郡主（名柴金花，楊六郎正妻，穆桂英的婆婆）。或許是穆桂英聲名遠播，同一時間，西夏國王的女兒黃瓊女也顧及昔日與楊六郎婚約，帶兵反遼投宋，成為楊家將的一份子。當楊府上下將領接受宋真宗設宴時，席上有岳勝等二十餘員戰將坐於左席，而以黃瓊女、穆桂英等二十餘員女將坐在右席，





圖 12 金鑰傳楊家將前後本 江蘇蘇州年畫 國家圖書館藏 年畫 0691-1



圖 13 金鑰傳楊家將前後本 江蘇蘇州年畫 國家圖書館藏 年畫 0691-2





圖 14 明 秦淮墨客撰 《鑄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桂英生擒六郎》 明萬曆三十四年天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164 圖為穆桂英採用同樣將楊宗保射中落馬的招式，使楊宗保的父親楊延昭（六郎）落馬被擒。



圖 15 明 秦淮墨客撰 《鑄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十二寡婦征西》 明萬曆三十四年天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164



圖 16 楊家女將 蘇州桃花塢年畫 國家圖書館藏 年畫 0673

圖中呈現《北宋志傳》第46回的「十二寡婦征西」，由左至右分別為穆桂英、楊秋菊、孟四娘、重陽女、單陽公主、黃瓊女、楊九妹、周夫人、楊八娘、楊七娘、杜夫人、馬賽英、董月娥、耿金花。征討對象為西夏，拯救對象為楊宗保；與《楊家將演義》的十二位寡婦並非同一批人。

令婆、柴太郡、六郎、五郎及宗保俱坐中間。小說描述楊門女將二十餘名人數，是足以與戰場上男性將領匹敵的數量與實力，也是後來成為戲曲搬演特別突顯的女將情節。

## 二、十二寡婦征西

不論《北宋志傳》，還是《楊家將演義》都有「十二寡婦征西」故事，不過情節及主角略有不同。<sup>17</sup> 據《楊家將演義》楊文廣被西番鬼王困於白馬關，身為楊宗保女兒、文廣姐姐的楊宣娘率眾解救，說道：「今朝廷聽信讒言，不肯矜恤我家，動輒全家抄斬。亦不須領朝廷兵，我今聚集家兵，與滿堂春、鄒夫人、孟四嫂、董

夫人、周氏女、楊秋菊、耿氏女、馬夫人、白夫人、劉八姐、殷九娘，及魏化、劉青等，去救兄弟而來。此十二女俱寡婦也。」上述十二寡婦的安排雖頗有不近情理之處，然劇情接著描述新羅國派出女將管三娘與之對戰，或許是為了呼應女將彼此對打之合理性。（圖 15、16）

小說家刻意以十二為成數，做為帶頭對抗西番新羅國（《北宋志傳》寫作西夏）的女將，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十二為天之數。據《周禮·春官》：「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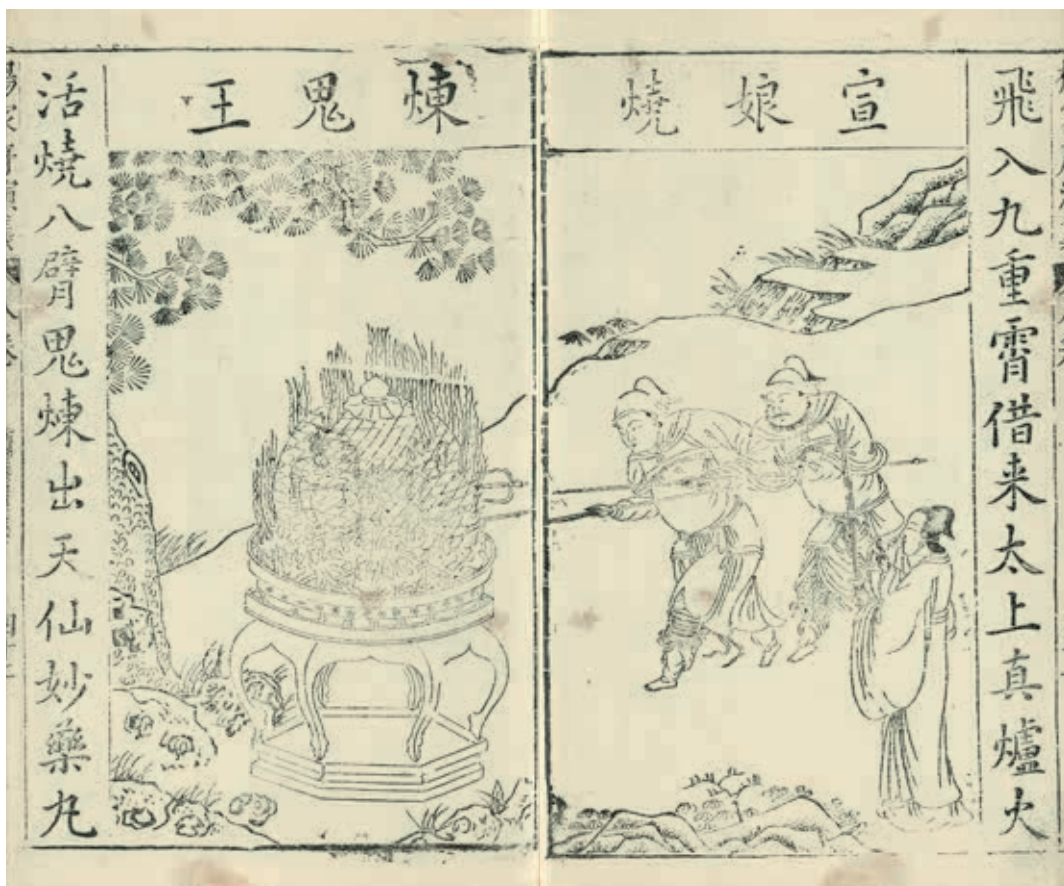


圖 17 明 秦淮墨客撰 《鐫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宣娘燒煉鬼王》 明萬曆三十四年天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164

展到後來，天子妻妾也有十二女之說。據《後漢書·荀爽傳》：「故天子娶十二婦，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十二代表天之數，亦是漢朝天子嬪妃之數，影響所及，連清代《紅樓夢》亦有「金陵十二金釵」，以十二位女子為一個組數。

(二) 民間信仰的影響。秦漢之際用以驅鬼「大儺儀式」有十二獸逐疫之說，到了宋、明兩代轉變成十二位美麗的白衣女子組成舞隊，手上持有武器，用以驅除邪魅，祈求神明保護的「社火」舞隊表演，通常是用於祭祀或喪葬儀式。<sup>18</sup>

因此，小說家為突顯女將們原先多為楊門

男將之妻，因男將們大多被朝廷奸臣所害死，所以這群寡婦只好挺身代夫出征。但單憑體力而言，女將如何與戰場男將以武力拼博？於是《楊家將演義》增加女將們「法術高明」情節，作為十二寡婦征西之首的楊宣娘，不但能撒米成兵、吹氣將士兵變成猛虎，咬傷敵人；又能把自己化身成蒼蠅，躲在鬼王背上；還可以把自已與楊家將化成鷹，攻擊敵人；最終楊宣娘燒煉鬼王取出仙丹，得勝回朝。其間層層變化，上天入水，無所不能。至此早已充滿玄怪神通，逐漸脫離演義小說的史實成份，雜揉了當時流行神魔小說的道術鬥法情節。（圖 17、18）

## 顛覆傳統女性特質的穆桂英與楊門女將

最後回歸到小說中的女性角色，雖然穆桂英、楊八娘、楊九妹是小說家創造出來的虛構人物，令人好奇的是小說家是採取什麼立場來描述眾女將的女性特質，以及如何塑造出群體的「女力」？

### 一、美貌不是重點，武藝才是王道

事實上，穆桂英等楊門女將出現場景，甚少有特別描寫這群女將的容貌。小說描寫楊八娘第一次出場：「一女將如風驟出，接戰三合。」到了楊九妹出場：「宋陣中又走出一女將，舞刀迎敵，數合，被九妹斜揮一刀，砍慶吉於馬下，提頭來見寇準。」準曰：「汝等武勇出眾。」除了武勇出眾之外，楊九妹亦假扮男子，託名胡元，隻身前往遼國丞相府中，丞相見九妹：「聲音清亮，言語激烈，丰神俊秀。」雖是女子，顯然更為著重在武勇有力、聲音清亮、言語激烈、神彩俊秀的陽剛特質。

《楊家將演義》穆桂英首次出現：「木閣寨主有一女，名木金花，又名木桂英。生有勇力，曾遇神女傳授神箭飛刀，百發百中。」<sup>19</sup>

又說她見一鳥飛過，拽弓射之，鳥便應弦而落。直到結尾，小說家始終未特別提起容貌，只是不斷描述她在戰場上英勇霸氣與法術高明。

文中唯一描寫女將美貌，在《楊家將演義》第46、47回楊文廣領兵前往焦山，途中遇山寨之女杜月英與竇錦姑。文廣看到月英「淡妝素抹，修眉一彎新月，皓齒滿口瓠犀（按：齒白整齊）」忍不住說了：「世間有此絕色女子，人常說道月殿仙娃貌美無倫，今睹此女或可並之。」楊文廣與父親楊宗保有相同命運，同樣都被山寨之女主動逼親，而杜月英與竇錦姑兩人後來也成為楊家女將。

視小說家筆下的女將，美貌如何根本不是重點，因為小說更強調外形俊美的男將。穆桂英見到楊宗保「眉目清秀，齒白唇紅，言詞激烈」；楊文廣在山寨之女杜月英與竇錦姑口中則「其人甚美」、「表表威儀，面如傅（敷）粉，唇如塗朱。」又說「美如冠玉」。男將長相俊美，成為寨主之女眼中的良人；女將則武勇有力、擅於騎射、言語激烈、武藝過人、法術高明，此舉頗有顛覆世人對傳統男、女性別的期盼與認知。



圖 18 明 秦淮墨客撰 《鐫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楊府舉家高蹈》 明萬曆三十四年天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164



## 二、膽大無畏見勇謀，直率相挺真性情

小說描述女將，以穆桂英為例，她與楊宗保相識之初，憑武藝取勝；見宗保清秀俊美，芳心暗許，主動表示成親意願，這波操作可謂勇於突破男女之防。桂英大無畏的直率與膽識讓宗保折服，更重要的：「得她來相助，大有利益。」宗保確實好眼力，等穆桂英進入楊家門，不但一馬當先，領兵殺敵；在戰場上見婆婆柴郡主挺著腹中胎兒，與敵軍力戰，動了胎氣墜馬，產子後昏厥。桂英鼎力相救，最終帶回郡主及胎兒，順便破了遼人青龍陣，大獲全勝。

在另一場戰役，桂英隻身救出九妹、八娘及令婆，帶兵殺出重圍。此種勇謀武膽，從「一人之力」形成「一群」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女將，可說是帶動眾女將們向心力的最佳領袖。穆桂英勇猛強悍與來去如風的直率個性，罕見於漢族女子身上，因此後代學者研究楊家將故事，認為穆桂英若真有其人，「穆」可能為「慕容」音轉，她有可能是歷史上的楊文廣妻子，源自有鮮卑血統的党項族慕容家族，歷史上的慕容家族男女皆勇力善戰，在西北邊境曾助北宋對抗西夏。<sup>20</sup>

## 結語

十六、七世紀小說家筆下的楊家將故事，彰顯楊業及眾女將的忠勇抗敵，用意何在？劇

作家紀振倫〈楊家通俗演義序〉指出：「自令公以忠勇傳家，嗣是而子繼子、孫繼孫，如六郎之兩下三擒，文廣之東除西盪，即婦人女子之流，無不摧強鋒勁敵，以敵愾沙漠，懷赤心白意，以報效天子。」小說家透過諸將在戰場上的智勇善戰、忠心愛國及不畏權奸的行事說給後人聽，即如婦人、女子，也應有不輸給男子般奮勇殺敵的豪氣與謀略。

書中強調楊家將及女將抗敵的情節，後世學者多認為與明朝當時內憂外患的政治處境有關。正統年間（1436-1449）蒙古持續進犯，以及明英宗「土木堡事變」（1449）遭瓦剌軍俘虜的歷史傷痕尚未平復；繼之萬曆年間（1573-1620）發生三大戰爭，分別為寧夏之役（1592，西北邊境蒙古韃靼人起兵）、朝鮮之役（1592-1593、1597-1598，援朝逐日之役）以及播州之役（1599-1600，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帶頭作亂）。

對百姓而言，戰爭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小說家藉由傳達楊家將英勇故事的同時，除了刻意營造戲劇效果而增加女將情節，或許鯁在喉頭的是，有朝一日若國家有難，期盼女子能夠像明朝劇作家張四維《雙烈記》詩句所稱「木蘭忠義今還見，笑殺男兒不自強」，可與男將並駕齊驅、以智取勝，成為「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的巾幗英雄。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 註釋：

1. 陳三平，〈從木蘭到麒麟〉，《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新北：八旗文化，2019），頁72-129。
2. 有關宋遼之戰相關研究專論浩瀚繁多，在此僅引與本文相關論述。詳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方震華，《權力結構與文化認同：唐宋之際的文武關係（875-1063）》（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3. （明）馮琦撰，陳邦瞻輯，《宋史紀事本末》，卷13，〈契丹和戰〉：「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雁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自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檢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74688>（檢索日期：2023年6月20日）。

4. 李裕民，〈楊家將史事新考〉，《宋史新探》（陝西：陝西師範大學，1999），頁 199-223。
5. 關於將從中御，參方震華，〈將從中御的困境——軍情傳遞與北宋神宗的軍事指揮〉，《臺大歷史學報》，65 期（2020.6），頁 1-32；另見陳峰，〈楊業的悲劇〉，《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的北宋興亡》（四川：重慶出版社，2021），頁 84-99。
- 6.（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 29，收入張元濟，《四部叢刊初編》（景上海涵芬樓藏元刊本）。檢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collection=1>（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0 日）；另見李裕民，〈宋史考論·楊家將三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7. 史書未見梁紅玉其名，只稱梁氏。事蹟見於（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32：「丁巳，……世忠妻安國夫人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紅玉之名，見於（明）張四維，《雙烈記》：「奴家梁氏，小字紅玉。父亡母在，占籍教坊，東京人也。」檢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907864>（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0 日）。
- 8.（清）王克昌編、王秉翰、姜廷銘等續，《保德州志》（清乾隆、道光間刊本），卷 8，〈人物·列女〉。檢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565652>（檢索日期：2023 年 6 月 10 日）。
9. 學界有一派主張余太君歷史上真有其人，就是折德辰之女折氏。諸如鄭騫，〈楊家將故事考史證俗〉，《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頁 32-39；常徵，〈楊家將史事考〉（天津：新華書局，1980）。
10. 梅毅，《梅毅話英雄：鮮為人知的楊家將》（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193。
11. 有一派學者主張余太君並非折太君，像是李裕民，〈楊家將史事新考〉及〈折太君考〉，《宋史新探》，頁 198-223；楊建宏，〈略論楊門男將演變成楊門女將的文化意蘊〉，《長沙大學學報》，2004 年 1 期，頁 1-12；曹家齊，〈楊門女將故事源流初探〉，《中山大學學報》，2008 年 6 期，頁 100-107；梅毅，《梅毅話英雄：鮮為人知的楊家將》（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188-193。
12. 學界多認為存世最早的為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年間建陽余象斗（1560-1637）三台館刊本《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今藏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另日本國會圖書館則是藏有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序刊本《鐫出像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
13. 詳卓美惠，〈明代楊家將小說研究——《楊家將演義》和《北宋志傳》為範圍〉（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黃鈺煥，〈楊家將故事形成與演變之研究——以《北宋志傳》、《楊家府演義》為中心〉（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冀媛春，〈楊家府演義與北宋志傳比較研究綜述〉，《九江學院學報》，2014 年 3 期，頁 43-45；平原真紀，〈二系統の明刊本「楊家將演義」小説における共通底本の可能性——『北宋志傳』と『楊家府演義』の二系統をその対象に〉，《樹間爽風》，2021 年 12 月創刊號，頁 77-86。
14. 楊子堅，〈楊家將演義考證〉，《楊家將演義》（臺北：三民書局，出版三刷 2020），頁 1-7。
15. 現今最早可見楊家將長篇小說，出版於明代萬曆年間。著名的楊家將小說：一是《北宋志傳》，另一是《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北宋志傳》寫自北漢主屏逐忠臣，至楊宗保平定西夏為止；至於《楊家府世代忠勇演義志傳》比較集中圍繞楊家將及眾女將們的活動，從楊令公寫起，直到最後一回楊家第五代的楊懷玉舉家上太行山為止。據卓美惠，《明代楊家將小說研究》指出：「就明代兩種楊家將小說的人物塑造而言，《楊家將演義》似乎比《北宋志傳》更突出、更生動、脈絡發展也更清楚，近代學者如余嘉錫與鄭騫先生也認為兩種楊家將小說如果論流傳之廣泛，則《北宋志傳》是目前坊間書店的通行本；但是如果論文筆的流暢和故事情節的生動，則以《楊家將演義》為優。」（臺中：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 176。
16. 楊文廣史上真有其人，詳何冠環，〈北宋楊家第三代傳人楊文廣事蹟新考〉，《嶺南學報》，新第 2 期（2000.10），頁 97-129。
17. 兩部小說「十二寡婦征西」的男女主角都各不同。《北宋志傳》第 46 回，十二位寡婦為穆桂英、耿金花、楊八娘、楊九妹、周夫人、杜夫人、黃瓊女、單陽公主、楊七姐、馬賚英、重陽女、楊秋菊、孟四娘、董月娥、鄧蘭秀，征討西夏，拯救對象為楊宗保；《楊家府演義》第 55 回，征討西番國，拯救對象則是楊文廣。詳平原真紀，〈明刊本《楊家將演義》小説的基本問題——《北宋志傳》と《楊家府傳》の二系統とその對比〉，《言語・地域文化研究》，20 期（2014.1），頁 393-409。
18. 見韓藝通，〈楊家將故事中的楊門女將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8），頁 37-40；朱浩，〈十二寡婦征西故事新考〉主張：「十二寡婦征西故事來自明代社火中由十二位手持武器的白衣女子組成的舞隊，白衣女子對應寡婦，手持武器對應征西。」《文化遺產》，2015 年 2 期；另見於朱浩，〈明清以來十二寡婦故事的演變與定型〉，《南大戲劇論叢》，14 卷 2 期（2018），頁 63-76。
19. 上述引文乃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楊家府演義》第 28 回；然若參照《北宋志傳》則出現在第 35 回：「定天王沐羽之女，小名木金花，別名木桂英，生有勇力，箭藝極精，曾遇神授三口飛刀，百發百中。」
20. 有關穆桂英的身份之謎，歷來研究者亦多。據清乾隆本道光補刻本《保德州志》，卷 8，〈人物·列女〉：「慕容氏，楊業孫文廣妻，州南慕容村人，雄勇善戰」；又據湯開健，〈穆桂英人物原型出黨頂考〉，《西北民族研究》，2001 年 1 期（總第 28 期），頁 65-72。文中提到：「宋代環州地區的慕容家族在當時的西北地區頗具影響力，是與麟州楊氏、府州折氏、豐州王氏、綏州高氏具有相同地位的邊境境項大族，與宋朝、西夏均有密切的關係」；姜歡，〈楊家將故事關涉西夏史事考述〉亦說：「從楊家將眾多女性人物故事來看，其中雖有杜撰，但宋、遼、西夏時女性確有能征慣戰之輩，當為事實。」《西夏研究》，2018 年 4 期，頁 42-45。